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二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宣公

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 晉景三年齊頃二年衛穆三年蔡文十五年鄭襄八年曹文二十一年陳成二年杞桓四十年宋文十四年秦桓八年楚莊十七年

春葬陳靈公

正傳曰書葬陳靈公紀隣國之大事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葢諸侯有相恤之義也或又謂楚討弒賊

陳之臣子怨釋故得書楚則非也

楚子圍鄭

正傳曰書楚子圍鄭紀以力服人之師也而荆夷之陵甸侯與王政之不行霸圖之不振具可見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聖人之心也胡氏謂取楚之能討亂賊者非也按左氏曰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

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

良出質此實傳也由是觀之楚子意在服鄭以横行中國而不在於討簒弑之罪也何也傳之所載畧無聲罪之詞可見矣夫以荆楚之憑陵中國入王畿之鄭天王不能討方伯諸侯不能奉天討以行征王政不行霸圖不振矣故春秋憾之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正傳曰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並著不義之兵也夫楚之伐鄭非討罪之師也晉之救鄭非恤

隣之舉也二國要皆爭服鄭而已也孟子曰春秋無
義戰非此之謂乎當晉師之出苟爲鄭也而鄭已與
楚平則亦可以已矣而又與楚戰其至於敗績非自
取乎春秋直書之而罪自見矣胡氏又泥及之一字
而言釋楚不貶使晉主之又許楚能討賊而獨責林
父冒進棄師之罪則其義有未盡也

秋七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正傳曰蕭宋附庸小國書楚子滅蕭則貪暴憑陵之罪可見矣左氏曰冬楚子滅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楚申縣尹）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還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卯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可禦濕也）曰無有山鞠窮乎（示可禦濕欲無社逃泥水中）曰無

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即叔展)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棨胡氏曰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人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葢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

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者仲尼之法令乃滅人社稷而絶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愚謂直書入書圍書滅蕭則楚罪之輕重自見矣聖人因史而

書代天以言垂訓萬世烏得以意而加減之哉况歷稽諸傳未有奉天王之命聲罪致討之詞大抵欲以力服人耳而謂以是末減其罪可乎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正傳曰書晉宋衛曹同盟于清丘非其盟也盟非聖人之所貴也晉會諸侯為此盟以懼楚也及是時明其政刑楚烏得而侮之舍是而汲汲於盟誓盟誓未幾而渝盟之事至矣此春秋所以非之左氏曰晉原

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愚謂此實傳也傳云不實其言則聖人非之之情可見矣胡氏曰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

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强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蘄以徼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愚謂胡氏前云奚必人諸國之卿而後知反覆之可罪是不在乎人之矣後又云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則前後自相矛盾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正傳曰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則宋衛之是非可考見矣蓋宋之伐陳責盟也衛之救陳叛盟也其罪惟均矣左氏曰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愚謂據此則宋責陳之不與盟而向楚衛乃叛盟而救陳合是而觀則盟之不足恃可知矣二國乃輕於動無名之兵而求無益之事其罪不亦均乎胡氏不責衛之背盟而取其恤陳之無罪而受兵故書救以責宋誤矣

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晉景四年齊頃三年衛穆四年蔡文十六年鄭襄九年曹文二十二年陳成三年杞桓四十一年宋文十五年秦桓九年楚莊十八年

春齊師伐莒

正傳曰書齊師伐莒著貪忿之兵也左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愚謂莒小弱之國也未嘗有罪齊特以其事晉而不事已遂興大衆以伐之是謂以强陵弱以私報怨非貪忿之兵乎

夏楚子伐宋

正傳曰書楚子伐宋紀荆蠻之憑陵也左氏曰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邱之盟惟宋可以免焉夫楚以兵力陵諸侯而滅小弱之蕭將以威中國而動王室也宋之救蕭恤小攘夷未為不當楚以其救蕭而伐之真蠻夷猾夏矣胡氏乃謂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而責宋人不務恤民固本使民效死親上以待敵而急於伐陳攻楚為非策也則緩矣又謂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則誤矣

秋螽

正傳曰螽蟲之害禾者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正傳曰書晉殺其大夫先穀罪專殺也左氏曰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愚謂左氏此言徒知喪師之罪當殺為先穀之自取而不知癸邱之會天子之

禁無專殺大夫之爲得罪也夫大夫皆命於天子也

如其有罪宜歸於司寇故曰惟天吏可以殺之也胡

氏乃謂晉人治先縠之罪殺之義也而稱國以殺不

去其官者敗師之由君之過罪累上也則鑿矣

定王十十有四年晉景五年齊頃四年衛穆五年蔡文二年十七年鄭襄十年曹文二十三年卒陳成四年杞桓四十二年宋文十六年秦桓十年楚莊十九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正傳曰書衛殺其大夫孔達則其罪之當否可考矣

左氏曰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平國之功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愚謂孔達背盟棄信以致晉師之討社稷幾危矣兵法所當誅也然大夫命於天子令不由於司寇而死

焉故書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正傳曰書曹伯壽卒紀隣國之大故也來赴故書之

晉侯伐鄭

正傳曰書晉侯伐鄭著報復之兵也左氏曰夏晉侯伐鄭為郔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穆公孫)代子良于楚(子良質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

故召之胡氏曰按左氏傳為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愚謂胡氏之言是也使皆以是而觀春秋則聖人之取義得之矣不亦可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

正傳曰書楚子圍宋則蠻荆肆暴之罪與宋人自取之故皆可見矣夫蠻夷猾華夫下之大亂也故聖人慎其所以御之之道使其無間而入可也今按左氏

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愚謂由是觀之楚之圍宋由宋殺其使者招之也輕舉以致其兵

則罪不專在楚矣春秋書此欲人考傳之迹而得其由以罪宋也胡氏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

則亦明矣

楚曹文公

正傳曰書楚曹文公紀與國之大事也諸侯五月而

楚同盟至禮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正傳曰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何以書明是會之非

禮也曷為非禮自為私會一也以臣抗君二也胡氏

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

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晉景六年齊頃五年衛穆六年蔡文十八年鄭襄十一年曹宣公盧元年陳成五年杞桓四十三年宋文十七年秦桓十一年楚莊二十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正傳曰書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著其會之非也夫楚方圍宋以強陵弱諸侯宜糾合以控禦之而不能然又從而往會之可乎胡氏曰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諸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

晉楚吳越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正傳曰書宋人及楚人平善其平也春秋無義戰故為善戰者服上刑宋楚之平罷兵息民固聖人之所與也左氏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君其待之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穀梁曰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善

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乎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愚謂此言是也胡氏乃以稱人為貶二子而引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乃責二子以實情私告以成平國之功攘以為已善則非也夫二子既受命於君專梱外之制則二子所為之善皆君之善也又既歸而以實告君不可謂欺詐矣而以為貶豈其然乎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正傳曰杜氏謂潞氏赤狄之别種子爵是也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則其義利是非之辨自見矣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後之人或者

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若之何待之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愚謂由是觀之則數酆舒之罪而伐之義也因而滅其國絕其宗社虜其君主非義也公羊謂潞君以為善而稱子胡氏謂滅而舉號及氏滅見滅者之罪而甚滅者之不仁則皆臆說也又曰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

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酆舒轢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敗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令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此皆是也

秦人伐晉

正傳曰書秦人伐晉著暴人之兵也左氏曰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高氏曰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

復來伐之者秉晉略狄土而伐其虛也由是觀之則秉人之虛而困人是謂暴兵矣其師取敗而杜回見獲也固宜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正傳曰王札子者公羊以為長庶之號也書王札子殺名伯毛伯則其專殺之罪王朝之亂不待書字書子而自見矣左氏曰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穀梁曰王札子

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胡氏曰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

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正傳曰書秋螽紀災也胡氏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正傳曰無婁公羊作牟婁杞邑也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則其失禮之非自見矣諸侯非時私會已非禮矣況大夫私會乎胡氏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畆

正傳曰初稅畆何以書志害民之始也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曰初者何始也稅畆者何履畆而稅也初稅畆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畆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畆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胡氏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

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畆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

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畆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邱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蝝生

正傳曰書冬蝝生紀蕃災也胡氏曰始生曰蝝旣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

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慼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正傳曰書饑重民食也胡氏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

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晉景七年齊頃六年衛穆七年蔡文十九年鄭襄十二年曹宣二年陳成六年杞桓四十四年宋文十八年秦桓十二年楚莊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正傳曰甲氏者赤狄之種胡氏以為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書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其罪不待稱人而自見矣聖人之治夷狄治之以不治攘之而已矣滅

之則有貪殘之罪矣左氏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愚謂觀此則士會可謂貪殘之兵矣而反以為功豈非惑耶胡氏曰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

愚謂此説是矣至於又謂士會所以貶而稱人則惑也葢人者他國國史稱之之詞仲尼豈肯擅奪大夫之爵乎

夏成周宣榭火

正傳曰成周公羊以為東周是也書成周宣榭火紀王室之災變也周來報故書之左氏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胡氏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敦音對者稱王

格于宣榭呼内史策命郲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専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専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正傳曰來歸者大歸也左氏所謂出是也書郯伯姬

來歸紀人倫之大變也胡氏曰内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㣲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敘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正傳曰大有年穀梁以為五穀大熟之稱書大有年

幸之也夫以宣公之無道亂倫逆理厚稅虐民螽蝝頻生饑饉荐臻固其所也而乃大有年焉非幸耶故春秋書以幸之胡氏云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

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徵吉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愚謂古史之書仲尼之筆一也聖人觀魯史而有感焉故存之耳

定王十十有七年晉景八年齊頃七年衞穆八年蔡文五年二十年卒鄭襄十三年曹宣三年陳成七年杞桓四十五年宋文十九年秦桓十三年楚莊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〇丁未蔡侯申卒

正傳曰何以書紀與國之大故也二國來赴故史書

之聖人存之以示有弔賻會葬之禮焉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正傳曰書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兩志會葬之禮也胡氏曰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畧在內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其又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

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紀天變也聖人示人君克謹天戒之道焉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正傳曰書公會晉衛曹邾同盟于斷道誌同心也左氏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程子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胡氏曰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强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日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

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出告返面之義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正傳曰公弟公母弟也叔肸其字書公弟叔肸卒紀賢者之正終也穀梁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

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愚謂弟叔肹者自是書其實謂其弟字叔肹卒耳胡氏又有稱弟得弟道稱字賢也之説則益支矣

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晉景九年齊頃八年衛穆九年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年曹宣四年陳成八年杞桓四十六年宋文二十年秦桓十四年楚莊二十三年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正傳曰書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著私憤討貳之兵也

郤克怨齊是謂憤矣高固逃歸是謂貳矣左氏曰晉侯衞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胡氏曰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

正傳曰書公伐杞則陵弱之罪見矣語曰惟仁者為能以大字小故曰小邦懷其德匪德之務小邦不懷則興兵伐之豈仁者之君乎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夏四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正傳曰書邾人戕鄫子于鄫則戕人者與見戕者皆不能無罪矣夫邾子戕人之君則為盜賊之行鄫子見戕於人則其君臣素無保衛之圖皆無道矣○胡氏曰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剌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

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正傳曰楚子旅書卒以其與盟也故卒之穀梁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胡氏以為楚僭稱王而稱子者仲尼筆之非也夫楚之稱王楚國之人稱之耳其書子者魯史則然也何待仲尼之筆改之乎

公孫歸父如晉

正傳曰書公孫歸父如晉見其聘之非禮也夫朝聘以時邦交之禮也今歸父聘晉將以除三桓豈朝聘之正乎觀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以謀去三桓而聘則是聘也豈誠心直道哉胡氏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

之晉方强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癘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正傳曰路寢者穀梁以為正寢也書公薨于路寢志正終也夫以正始者以正終正也以不正始者得以正終非正也故桓公弒立則薨于齊正也宣公亦弒立而獲正終非正也春秋書之聖人之情可見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正傳曰書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善歸父之畢使罪成公奔之之亟也左氏曰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胡氏曰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

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凡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正傳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二十二 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貞廷璧

春秋正傳卷二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在位十八年

定王十七年晋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正始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正傳曰書辛酉葬我君宣公紀國之大事也志禮也

送死人之大事也諸侯五月而葬禮也

無冰

正傳曰書無冰紀異也二月繫於春者周正建子則子丑寅皆春也春二月丑月也即夏之十二月也則時與月皆易明矣丑月宜寒而水乃無冰是陽不閉而常燠則為災異矣胡氏曰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

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

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獻羔而啓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氷皆與焉此亦爕調愆伏之一事也令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氷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虚此制治於未亂愼於微之意也毎愼於微然後王事備矣愚謂胡氏

所謂既寒而燠者惟子丑兩月為然若至寅卯兩月則寒過而燠無氷為常事矣此亦可以見時月皆改之証也

三月作丘甲

正傳曰書三月作丘甲紀重賦也左氏曰為齊難故作丘甲胡氏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

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令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

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皆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愚謂作者創立之名直書作丘甲則其不宜作之義自見胡氏乃又以謂作者不宜作則拘於義例一字之文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正傳曰及猶言與也書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著其盟之非也左氏曰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則

是為齊出楚師而盟以禦之也夫盟以求援於晉孰若修德於已及時明其政刑賢能在位休養以結民心制梃以撻齊楚之堅甲利兵乎故曰著其盟之非也胡氏曰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亦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

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愚謂此言多是但云稱及者魯所欲則魯所欲傳已明白不在乎稱及一詞之贅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正傳曰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則王道之失可知矣夫

征伐自天子出諸侯承天子之命而正其罪者乃王道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者出令也伐者行兵也今天子自行兵而致敗失王道矣故書以見之左氏曰王人來告敗故書之先儒謂書敗不書戰莫敢敵也則支離而失其指矣

冬十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定王十二年晉景十一年齊頃十年衛穆十一年蔡景八年三年鄭襄十六年曹宣六年陳成十年杞

桓四十八年宋文二十二年
辛秦桓十六年楚共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正傳曰書齊侯伐我北鄙志警也紀憤兵也左氏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胡氏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絶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

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牽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愚謂不待貶而罪自見乃春秋之正義也餘皆倣此

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

正傳曰新築鄭地書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著二國之憤兵也其非義具見矣左氏

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

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愚謂記曰春秋無義戰夫戰有二義焉其上則奉王命以伐有罪義也其次則人加兵於已不得已而以兵應之守其封疆社稷猶不失為義也令齊忿衛與晉斷道之盟及世子臧同晉伐已而以兵侵衛是非奉王命擅以兵加人其為不義甚矣

及衛孫良夫帥師伐齊戰于新築以至敗績是衛兵越境及鄭地而與戰則非守封疆之義矣故春秋書之而其罪自見也或謂書法以衛主戰者誤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正傳曰書魯四卿會晉衛曹大夫公子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則四國貪憤之兵具見矣左氏曰孫桓

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爕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齊侯曰大夫

之許寡人之願也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

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厥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

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以匹敵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

東其畝而已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

賂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愚按左氏此傳詳矣見四國諸大夫合兵勝齊之功矣然皆貪憤之兵也記曰為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則其所謂功祇足以為罪耳有

王者作當以此服其刑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正傳曰洛陽西有袁婁師者四國之師也及者晉及之也書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善釋怨也左氏曰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及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

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愚謂按此則以四國強兵逞其欲而滅齊無難也晉以吞齊之氣而與之盟而平焉是齊求於晉晉許於齊善釋怨矣春秋之善莫大乎釋怨息兵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正傳曰鮑宋公名書壬午宋公鮑卒紀與國之大故也來赴之詳故詳其日左氏曰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愚謂此又因卒而見義不可掩矣

庚寅衛侯速卒

正傳曰書庚寅衛侯速卒紀與國之大故也何以書日因赴之詳故書之詳左氏曰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取汶陽田

正傳曰取者對與之稱或以為得非其有之稱見聖人謂魯在所損益者皆非也葢汶陽魯侵地齊來與還而魯受之也然以強兵得之不告於天王而復之

亦非春秋之全美故書取汶陽田則褒貶之情並見矣

公羊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杜氏曰汶陽田汶水

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胡氏曰汶陽之田

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

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

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

則宜柰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

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

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愚謂胡氏此言非也公侯皆方百里先王之制也而五百里者魯先君之貽也先君不能損之以歸天王而子孫顧可以見奪於齊而因以為不當有乎夫國君之孝莫大乎守疆土保社稷而已齊昔以強而侵之今以其敗而還之於我克復舊物子孫之

大孝也何為不可但以強兵戰勝而得之為未盡善耳故孔子相夾谷之會亦曰而不還我汶陽之田有如此盟聖人固取之有道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正傳曰書楚師鄭師侵衛則猾夏伐喪之罪著矣高氏曰以甸服從蠻荆而首伐衛喪是猶受戈與寇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正傳曰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則其會之非禮自見矣夫以君與臣會為首足混殽中國之君與夷狄之臣會為冠履倒置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穀梁曰其曰公子嬰齊亢也左氏曰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

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戸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曰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

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正傳曰書公及楚秦諸國之人盟于蜀見其盟之非也葵邱之會霸主率諸侯以聽王禁令霸主乃盡中國之諸侯以受盟於强悍之楚天地之大變也春秋書之則其罪自不可逭不待如胡氏所謂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又曰春秋於魯君盟會不信不臣棄周即異皆諱不書而盟蜀書而不諱不得其說而為

之詞謂事同既貶而從同則遁矣左氏曰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乗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觧於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愚謂經既書人使人求其實則卿之名自不可匿矣以是

為匱盟可乎

定王十九年 三年 晉景十二年齊頃十一年衛定公臧元年蔡景四年鄭襄十七年曹宣七年陳成十一年杞桓四十九年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年楚共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正傳曰書公會晉宋衛曹之諸侯伐鄭使人考其傳求其跡而其勝負得失可見矣左氏曰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邱輿皇戌如楚獻捷愚謂鄭之

從楚故諸侯伐之及以詐敗諸侯之兵而復以獻捷于楚始終棄諸姬從荊楚畧無有因諸侯問罪之師而自反以悔真有罪矣然而鄭不自反以詐敗諸侯之兵固雖勝猶非義矣諸侯之擅興大衆伐鄭不請天子之命而行討均於不義是宜其敗也其勝負得失葢兩分之矣胡氏曰夫討郯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是矣然必

謂畧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盟主有
詞于伐者則鑿矣

辛亥葬衛穆公

正傳曰書辛亥葬衛穆公紀與國之大事也書日者
赴之詳也以此見凡書日不書日皆赴之詳畧而不
足以取義也書葬者諸侯會葬之禮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鄭謹出告返面之義也葢君舉

必書而其得失可見也無故越境以伐人非王制矣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正傳曰書甲子新宫災紀變也三日哭紀禮也公羊曰新宫者何宣公之宫也宣宫則曷為謂之新宫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宫災何以書紀災也胡氏曰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緱氏劉絢曰新宫者宣宫也不曰宣宫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宫此不舉謚故

知其未遷也宫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説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宫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葢嘗寢於斯食于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愚謂劉絢主未遷故為新宫之説葢臆説也豈有薨

二十八月而不遷主者其説非也公羊以謂新宫不忍言亦非也蓋同一宫也以其近則謂之新宫以其遠則謂之宣宫

乙亥葬宋文公

正傳曰書葬宋文公於三年二月之下使人數月而知其越禮也書乙亥來赴之詳也故史詳而直書之義自見矣胡氏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

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静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

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邱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正傳曰書夏公如晉譏其如也公之輕出非禮也左氏曰拜汶陽之田夫國君守社稷宗廟之重非朝覲會同莫宜以輕出出則史書之今據左傳則公之如晉非有朝覲會同之大禮乃以拜汶陽之田而行非

禮之甚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正傳曰去疾鄭公子名書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則其非義之兵可考而知矣左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愚謂此實傳也夫國君有睦鄰之義恤小之仁德修於已而人服之可也鄭上不事天王下不事中國之盟主委身俛首以從楚蠻已之不修乃責許之不事已不勝其區區之憤以往伐之可謂能

自反而縮乎可謂之義矣乎

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始終乎非禮之行也且君出入史必書之入則有返面之禮焉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事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愚謂君出入必書史之常也而其非之之義自見矣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正傳曰棘者公羊云汶陽之不服邑也書叔孫僑如帥師圍棘非其圍也譏以力服也左氏曰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愚謂魯能使齊歸之汶陽之田而不能服其田間之小邑何耶能使歸之侵田者晉之威力也其不能服小邑者魯威之德不足以服之必待加之威力圍之然後可也孔子曰

遠人不服則修文徳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惜也當時魯國之臣不知此義無有以告其君者此魯之所以卒為魯也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税畒作邱甲税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税斂輕力役修徳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正傳曰書大雩則非禮之禮自見矣雩者祭天禱雨之名惟天子得以祭天諸侯祭禱于山川魯之大雩僭也春秋書之其義見矣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正傳曰廧咎如赤狄別種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紀貪殘之兵也左氏曰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按此則廧咎如之民自潰耳非二國之兵能潰之也夫民心之向背得失係乎上之舉措何

如耳記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由是言之國之得失由民心之得失民心之得失由上舉措之是非故曰廧咎如之潰民自潰也晉為中國盟主其於夷狄來則禦之去則勿追可也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今又欲盡廧咎如而滅之豈仁者之心乎其為貪殘甚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正傳曰何以書聘志禮也何以書盟志非禮也聘者
諸侯邦交之禮禮也盟者歃血以要鬼神非先王之
禮非禮也且聘且盟非禮也左氏曰冬十一月晉侯
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
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
於衞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

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愚謂臧宣叔言處二卿之先後禮也其且聘且盟非禮也春秋不貴盟盟者忠信之薄也故方聘問所以致誠信也而又盟以要誠信焉則何信之有故曰且聘且盟非禮也胡氏謂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

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愚謂言及者則公及之可知不待乎言公也胡氏乃謂不言公見二卿之抗鑿矣盟不稱國者承上來聘之文也劉敞謂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誤矣

鄭伐許

正傳曰書鄭伐許則擅興陵暴之罪自見矣夫許小國也惟仁者為能以大字小鄭一年而再伐之其陵

暴甚矣其為不仁亦甚矣不待稱國以伐棄絶之而後罪可著也程胡二子以鄭歸乎楚以甸俟即荆楚遂皆以稱國以伐為棄絶之則泥矣信斯言也則後四年冬伐許又稱鄭伯者何謂乎春秋雖因告詞之畧而畧之不係乎畧之而其夷狄之行已見矣

定王二十年　四年　晉景公十三年齊頃十二年衛定二年蔡景五年鄭襄十八年卒曹宣八年陳成十二年杞桓五十年宋共二年秦桓十八年楚共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正傳曰書宋公使華元來聘紀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按此則聘為有詞蓋庶乎得禮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正傳曰堅鄭伯名書鄭伯堅卒紀鄰國之大故也書日者來赴之詳也使人因此而求其平生從夷背華之罪惡著矣

杞伯來朝

正傳曰書杞伯來朝譏非禮之正也左氏曰歸叔姬故也杜氏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由是言之非朝覲之正禮矣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正傳曰許臧宣叔之名文仲之子也書臧孫許卒紀內大夫之大故也

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著非禮也夫禮不欲數數則瀆語

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成公頻年如晉豈爲恭近於禮乎左氏曰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愚謂晉侯不敬成公非特其禍患之先兆亦成公之卑屈頻瀆有以致之也

葬鄭襄公

正傳曰書葬鄭襄公紀恤鄰之大事也因來赴而書之然使人循月而數之則知非禮之正矣諸侯五月

而葬公薨至是未五月而葬焉太速矣太速者不懐

非孝愛之情也

秋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出入也始終乎非禮之行也

左氏曰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

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

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郿

正傳曰書冬城郿志得時也重興作也周之冬十月收藏農暇之時也然興作聖人之所重民力也故書之

鄭伯伐許

正傳曰書鄭伯伐許著陵暴之兵也而忘喪之罪見矣二年而三伐許其陵暴甚矣況其喪葬血未乾而從戎以伐人其忘哀甚矣益至是則其不仁不孝豈

復有人心乎人類已化為禽獸矣左氏曰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胡氏曰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愚謂二先生之言不能無疑焉前既以不稱伯為惡之矣今之稱伯又以為惡之是前後自相矛盾也夫此之稱爵

既足以著忘哀之惡則三年何不亦稱爵以著其從楚之夷乎無乃史書之有詳畧而不係於一字以為襃貶也歟

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晉景十四年齊頃十三年衛定三年蔡景六年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年陳成十三年杞桓五十一年宋共三年秦桓十九年楚共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正傳曰書杞叔姬來歸紀人倫之變也穀梁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胡氏曰前書杞伯來朝左氏

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録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録之詳也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正傳曰仲孫氏蔑名魯之賢大夫也何以書志聘禮

也左氏曰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按此則獻子之如宋報聘也禮尚往來一來一往禮無不報正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正傳曰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著非禮也左氏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會諸穀愚謂人臣無私交荀首之如齊非有君命於魯僑如之會穀非有君命於晉二卿私相交會非禮矣

梁山崩

正傳曰書梁山崩公羊曰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左氏曰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愚謂絳人則亦非常人矣其謂山有朽壤而崩斯言也殆知天地陰

陽貫通之理矣夫天地間陰陽之氣一而已也一則天地位萬物育故天之陽氣常貫乎地故山川不崩竭其山有崩者陽氣微而不能貫乎地故山有枯朽之壤而崩在人事則君子道消之應也絳人至於以禮文消異者則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胡氏曰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

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内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徳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閒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

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正傳曰高下皆水謂之大水書大水紀災異也陰盛陽衰之應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正傳曰書己酉天王崩紀天下之大變也左氏曰十一月己酉定王崩夫天王崩天下如喪考妣赴告四方諸侯故史書之於是諸侯有奔喪會葬之禮同軌

畢至焉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同盟于蟲牢則非禮非時之盟可見矣夫非時者非禮也前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十二月己丑諸侯會盟則非時矣比事而觀其越禮無君之罪可逭耶左氏曰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程子曰天王

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胡氏曰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愚謂盟誓非禮也天王崩而會盟焉非禮之中又非禮也

春秋正傳卷二十二